

世纪初,一次梅葆玖去北京郊区表演清唱,报幕人对他的介绍是:“下面请京剧表演艺术家梅久保先生给大家演唱……”下面观众例行鼓掌欢迎。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嫡子,在梅兰芳1961年仙逝后,梅葆玖接过衣钵,努力承传几十年,在京剧界也是超级大腕了,可是那位报幕人看着手中的节目单,竟报错他的名字,按说梅葆玖不但尴尬,还会生气,可是他上台站定以后,蔼然可亲地跟台下观众说:“我不叫梅久保,我叫梅葆玖。”说到这里他用手比出:“那是咱们北京平谷的特产,一种大甜桃儿。”台下观众全都笑了,报幕人尴尬,却也佩服梅葆玖的谦和幽默。

京剧在当下艺术门类中的受众及其影响,确实今非昔比了。

那位报幕人把葆玖看岔并且大声宣读,可算是京剧及其表演艺术家社会认知度衰微的一个案例。当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各个京剧团仍在持续演出,戏曲院校仍在培养新人,而戏迷粉丝群体,对他们所喜欢的京剧演员的追捧,也相当的狂热,在央视戏曲频道,能通过《梨园闯关我挂帅》《亮相吧,宝贝》看到当下老中青及至少少年儿童票友的活跃。

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活,远比以往丰富多彩。只是各种艺术形式分流了,任何一个品种的明星,其名望都不大可能覆盖到全民了。梅葆玖的心态值得褒扬推广。

2015年5月,我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有幸在录制空当与梅葆玖先生交谈,对“大甜

桃儿”事件中的他的良好心态,我表示了赞赏。我告诉他,我的哥哥刘心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是北京大学业余京剧社的台柱子之一,攻梅派青衣,登台表演过《武家坡》《大登殿》《三堂会审》《二堂舍子》等剧目。葆玖先生说:“《二堂舍子》可不容易唱啊。”我说:“他们那时候是按至尊和奚啸伯先生的路子唱的。”葆玖先生说:“那更难了。”又感叹:“京剧艺术的传承弘扬,又不了戏迷票友的功劳。”又问我哥哥现在还唱不唱,我告诉他已然去世七年,他不禁喟叹可惜。我与葆玖先生交谈时,助理焦金木拍下值得纪念的一瞬。

那次与葆玖先生交谈时,他精神矍铄,录制出的节目后来播出,他的形象可谓神采飞扬。但不足一年,2016年4月,就看

到他溘然去世的消息。8月我去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活动,我的新书发布会,被安排在主会场,但预定我那场开始的时间已经略过,前一场的活动却不但不见结束,似乎仍在高潮中,不但座席全满,台子三面还挤满粉丝,有不少妙龄少女高举手机拍个不停,还断续发出尖叫。

组织方人士怕我尴尬生气,就一再解释道歉:“台上是青春偶像型,颜值吸粉,我们工作人员已经上台去叫停了。”我就想起梅葆玖先生的风度,一点也不觉尴尬,丝毫没有气性,只觉得文学发展中增添了一种新气象,如食大甜桃儿,满心欢喜。其实前面那场活动五分钟也就有序结束,临到我上场朝下为主,座席也满满的,老场中下也有青,只是没有围观尖叫的,文学艺术的空间足够宽阔,各领风骚,有什么不好呢?



不干“不喜欢”干的事,心情会好一些。此说我们都赞同。但一个哲人说,为了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境的宁静,每天要做一两件“不愿意”干的事。我琢磨多天,并检视自己的行状,恍悟此说有道理,它所聚焦的是:抵抗一些习惯。

个人习惯中有好的,如爱清洁,早起,走、坐、站姿端正,待人谦和有礼,为走在后面的人把住门,排队;有坏的,如随地吐痰、扔垃圾,当众掏鼻孔,在不抽烟人群中抽烟。有中性的,即在私下无伤大雅,公开场合做却引人侧目的,如自言自语,裸露。

以上是大体而论,具体到人,特别是老出火候的人,被漫长岁月赐予诸多习惯。在加州硅谷,一个上班族的男子,学历和本领都十分优秀,却无法在任何公司待得长久,因为早上开车上班,如果一连三个十字路口都遇上红灯,必打道回府,理由是:红灯太凶,恐招祸患。30多年前,一个新移民,买了二手车,每天开着去上英语补习班,他每次只加五块钱的汽油,即使油箱大半空着也不加满,刚好够对付从学校来回一个星期,以此限制自己驾车出游的奢侈欲望。

习惯之可怕,在于“成自然”,一旦太频繁,太熟悉,你就被它主宰着。在唐人街看到许多老年同胞,走着走着,忽然运气,来一声洪亮的“哎吐”,一坨雪白或浅绿的浓痰落在乌黑的柏油马路上,路人闪避,摇头,骂娘,他均不以为意。有什么办法呢,他吐了几十年,在故土的村野、墟场,稠人广众处,谁都这样,他早已麻木,连吐痰这动作也由下意识驱动。扔空烟包亦然,从口袋里掏出,抽出最后一根。捏扁,手张开,烟包落地,何等利落的落到水到渠成。

我对习惯的警觉,是从看微信发现的。有一位极热心的国内网友,每天推出公众号,年来转载了我许多作品,我极为感激,曾向他多次致谢。我在国内居住时有意快递自己的新书给他,他婉拒,说自己买。我迄今不知他的姓名、职业、年龄。最近,他停止转载,每天浏览他的公众号,渐感失落。不愉快累积起来,生了疑问:是不是冒犯他了?就此作了痛切的反省。于他,选谁的作品具有完全的自由。于我,虚荣心膨胀,却浑然不觉。

这里隐藏着普遍的人性——习惯一旦定型,就形成一个“新基准点”。还是以作品被公众号转载为例,如果对对方纯然出于欣赏,并无功利计算,只是“偶一为之”,那么,被转载一方是从衷地感激的。这是一个基准点。如果转载持续,每天必有你的作品,不止一篇,重复数十次以后,新基准点建在“天天受捧”上。一旦对方停止,你的挫折感,乃至怨愤、仇恨就滋生。由“既成习惯”产生的情绪,不管“基准点”怎样转移,其“体量”变化有限。被家宠大的孩子上了大学,父母给的零花钱每月达五千元,这就是儿子眼里的“理所当然”。后来,零花钱减为四千、三千,他的天就塌下来了,要死要活。尽管同学中的贫寒者一个月连三百块也拿不到。这就是中国的老话——“升米养恩,斗米养仇”。

明了这一极易患上的“习惯”病,我们要怀着警惕,力求不要使一些事情定型,如别人的帮助,如热心的提携,如让你天天自我感觉良好的奉承,单向的受惠尽可能及早规避。少吃、不吃“免费的午餐”,不但为了“不占便宜”,更为了维护心理卫生,做一个明达的人。

## 抵抗习惯

刘荒田

记忆中有两桩小事,估计即使今后生了阿尔茨海默症,也不会很快忘记的:

一桩是吃肉。我从小喜欢吃肉,尤其是带精带油,铁搭砧大小的五花肉,我会一块连牢一块地吃。为

而是在嘴里用舌尖慢慢地盘,细细地品,酥(奉贤人称软为酥)、肥、甜、香、滑,浑然天成,妙不可言。尤其是浓郁的玫瑰

然后冲洗干净。再将肉投入一铁锅,加清水没顶,烧开后用微火焖一个钟头。然后,切一堆绝薄的姜片,铺在一只砂锅底,铺满,将锅内肉块夹出排在砂锅里,将锅内肉汤倒,加料酒、盐、鼎丰浓红酱油,未提取过香精的玫瑰花干一小把和冰糖,用小火收汁。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唐朝王湾这首五律《次北固山下》,在意境的构成上,显现了审美与睿智的力度。

首先是时空焦点的契合。王湾的船,经过镇江北郊三面临水的北固山水域的一夜停泊,凌晨起锚,向长江南岸的一条支流进发。此时,西边退去旧年残夜最后一抹黑暗,东方破晓,亮出新岁的第一缕春光。船是流动的空间,正带着一轮红日泛起的彩霞驶入万象更新的春天。就这样,构成了全诗清朗高洁的基调。

其次是风水相依的和谐。此刻,春潮涨平两岸,豁然宽阔高远,爽然船头四顾,和风鼓浪绿,顺风孕正帆;白云照水光,青山横蓝天。既无急务缠身,亦有轻舟赏心;仰望南雁北归,俯视白鲙成串。——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好一派江南风光!

第三是信雁传情的共得。本诗尾联提及日前寄去的家信未知何时能够到达,还是再拜托天上的大雁把我的心捎带到洛河北岸的家人罢。这样写似显突然,实为应有之义。王湾是洛阳人,常往来吴楚间。因此新春滞留客路,也属正常,何况已有乡书告知。但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愁绪润透了全诗的意境。在祥和而中略添沉重,在本真里微调忧虑,就这样前三联与第四联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依存,使全诗披上一层淡淡的思乡的愁纱,也使读者低回吟咏诗的深味不尽。

## 玫瑰花和红烧肉

汪敏华

花香浸入鲜甜的糖浆,有点像是在人间的感觉。是啥人想出来拿玫瑰花、糖和发霉的豆腐夹缠到一道去的?

《随园食单·须知单》中有一段话:“谚曰:‘相女配夫。’《记》曰:‘拟人必於其伦。’烹调之法,何以异焉?凡一物烹成,必需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想必,发明玫瑰乳腐的一定是袁枚先生的门生。

脑洞一开,智慧顿生。浓郁的玫瑰酱配糯糯的糖浆,再配糯糯滑滑的乳腐,不正是“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得“和合之妙”吗?假使将乳腐调了酥嫩的五花肉,不是一样地妙吗?

我爷大概是会看面相的,我一养出来伊就给我起个名字,当中夹了一个“敏”字。“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我从小就是想做就做的。我买来五花肉,切成铁搭砧大小的块,用镇江一位厨师教我的烧石锅肉的办法,先烧开水,将肉块投入出水。

我爷大概是会看面相的,我一养出来伊就给我起个名字,当中夹了一个“敏”字。“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我从小就是想做就做的。我买来五花肉,切成铁搭砧大小的块,用镇江一位厨师教我的烧石锅肉的办法,先烧开水,将肉块投入出水。

## 时空焦点 舟进新年

张天文



另一桩是搭船。小辰光我的老家是没公路的,只有陆路和水路。所谓的陆路,是烂泥路,出门就靠两只脚。假使路远一点,可以出钞票乘船走水路。老家镇中心北弄里有一位姓王的老伯伯,经营着一只乌篷船,出五角洋钿就可以从奉贤头桥镇北弄里的船码头一直乘到新场镇包家桥头。

我经常去新场镇西的外婆家,当中隔了21里路,但我不是经常有五角,只能走路。走不动了,我就走到河岸边,蹲在岸上,等路过的船只。看到有船驶过,就对着船上的叔叔伯伯拼命地喊,讲自己已经走不动了,想搭船。只要嘴巴甜一点,船总会朝我靠过来的。

有一趟,搭上了一只水泥船,是只空船。我奇怪了,问伊拉摇一只空船做啥去?伊拉回答:到奉贤买酱油去。我更加奇怪了,酱油不是啥地方都有得买,为啥要摇船到奉贤买?伊拉讲,奉贤的酱油好!

我这一代人从小是靠酱菜过饭炊粥长大的。十七岁离开头桥,做上海人的辰光已经比我做头桥人的辰光多出三四倍了,但还是吃不出老家的的美食。其中,要不脱鼎丰厂的酱品,如玫瑰乳腐、浓红酱油、臭豆腐、甜味等等。一天,运道邪气好,买来的一瓶玫瑰乳腐发酵得真好,我一口下去,竟然舍不得咽下去,

我爷大概是会看面相的,我一养出来伊就给我起个名字,当中夹了一个“敏”字。“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我从小就是想做就做的。我买来五花肉,切成铁搭砧大小的块,用镇江一位厨师教我的烧石锅肉的办法,先烧开水,将肉块投入出水。

我爷大概是会看面相的,我一养出来伊就给我起个名字,当中夹了一个“敏”字。“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我从小就是想做就做的。我买来五花肉,切成铁搭砧大小的块,用镇江一位厨师教我的烧石锅肉的办法,先烧开水,将肉块投入出水。

## 福鱼 (剪纸) 奚小琴 作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自从郑和下西洋带回来作为压舱用的花梨木后,江南人很简约,将来自于这些东南亚的呈赭黄至棕紫的名贵硬木,通称“红木”,因为门类繁多,人们分不情其中的要诀。江南人又很体面,将红木家具演绎成了身份与财富的象征。

现在,出现了不少红木家具产销基地,早期如江苏的常熟、如皋,现在则是浙江的东阳、福建的仙游。而民国时,我国红木家具制作销售的中心则在上海。当时,这些来自各地的红木店号,主要集聚在上海老城厢及北门外法租界地段,其中规模最大的叫“乔源泰”。

那么“乔源泰”究竟为怎么样一个店号?

“乔源泰”家具又是怎样的红木家具呢?对今天的绝大多数人来讲“乔源泰”是陌生的,但上了岁数的老人也许还会记得,“乔源泰”曾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滩上最大最负盛名的红木家具店,它由江苏丹阳人乔方玺创办于本世纪二十年代。

30年前,笔者为撰写《明清家具鉴赏》一书,曾经采访过不少业界老人,并对旧上海红木家具店号做过研究。乔方玺出身贫寒,世代务农,年轻时曾在红木作坊学生意,后从事小本买卖,省吃俭用攒了点钱。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几经周折,乔方玺在南市老城隍庙福民街创办了“乔源泰”红木店,以生产经营日本庄红木家具为主,产品

有东洋家具与插屏盆架之类的,小件红木家具,底楼为工场,二楼作店铺,是典型的前店后作坊式的商号。

“一二八事变”后,为避战火,“乔源泰”迁店法租界紫来路(今紫金路),此时的“乔源泰”已名声在外实力雄厚,店址设在紫来路32—40号,除中间的过街楼,有四开间门面,底楼与二楼均为店铺,三楼为库房,另外还在城内障川弄(后称丽水弄,已拆除)144号设工场,员工达40多人。所经营的范围也从当初的日本庄扩大到本埠、洋庄兼

## 红木家具乔源泰

吴少华

举,乔方玺重金聘请本邦、常州邦、扬州邦、温州邦等诸邦高手良匠,精心打样,悉心细作。另外,乔方玺还专程到暹罗(今泰国)采购优质红木原料。“乔源泰”所产的红木家具,还要贴上自己的商标。

由于乔方玺注重质量,有品牌意识,又善于经营,虽说历史不如当时的“张永春”与“周祥泰”长,但在规模与影响上,已属头挑。其时,以“乔源泰”为首,在紫来路上聚集了15家红木店,形成了旧上海闻名的“红木家具一条街”。“乔源泰”也迎来了自己的兴旺时期。

据“乔源泰”老职员张春生的回忆,当年的“乔源泰”红木家具在上海滩上很吃香,



边看边聊

## 七夕会

求购者大多为文人墨客、商界名流,例如名医石筱山、电影界的赵丹、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海上闻人黄金荣等。还有国民党政府要人,如陈果夫、宋子文等。张春生记忆最清楚的是孙科来“乔源泰”采购红木家具,原来他是闻名前来为南京中山陵陈列馆采办家具的。孙科为此事前后共来过三趟,引来众多围观市民。最后,孙科从“乔源泰”选购了独座、案桌、靠背椅等家具,计八根大条。

1949年,“乔源泰”又到香港开设了“乔源泰家私厂”,由乔方玺儿子乔政荣主管,后因市场不景气关门。1949年后,“乔源泰”并入南京路上“水明昌”,即后来的上海家具店。

## 时尚